

當季專題 | Feature

工藝家的協力陪伴

用工藝喚回記憶，從技藝找回自己

Collaboration with craftsman-
Evoke memories and find inner self via crafts

文 / 簡政展 Chien Cheng-chan

圖 / 李俊蘭 Li Jun-lan、黃芳琪 Huang Fang-chi、陳淑燕 Chen Shu-yen、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NTCRI

總是連結生活與人之間美好關係的工藝創作者，有不少人在當前找尋風土價值的創生浪潮中，以自身專業，化身為地方文創加值的重要關係人。本文訪問陶藝家李俊蘭、月桃編織工藝師黃芳琪，以及纖維創作者陳淑燕，分析他們以不同方式參與、帶領或創造與地方社區的培訓、扶植及共好。

Many craft makers who help bring a beautiful life and people together find themselves in the current wave of discovering the value of local cultur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local creative community because of what they can offer.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e explore how ceramic artist Lee Chun-lan, shell ginger weaving artist Huang Fang-chi and fiber art creator Chen Shu-yen participate in and lead the training program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while going out of their ways to support this kind of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以三界埔鄰近在地的菸樓為表現，燒製出具有特色的社區工藝品。（圖／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

2

1 以仙草養生藥用植物為題的時鐘設計
(圖/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 李俊蘭在三界埔社區為學員示範陶藝
土條製作 (圖/李俊蘭)

透過參與來凝聚共識

臺灣許多社區與部落透過工藝技術的傳授或培育，不僅發展出新特色，更重新找回價值與自信，世代之間找到交集，讓既有產業和生活模式衍生出新風貌。以嘉義縣水上鄉的三界埔社區為例，擁有廟宇、古厝、菸樓、茶葉和藥草等豐富的文化脈絡和物質資源。社區發展協會為了讓社區的各項特色、產業和人才能夠有效連結，選擇以「陶」為融合當地特色的舞臺。受邀前來指導的陶藝家李俊蘭初始曾遲疑，三界埔不具備陶藝歷史脈絡或材料資源優勢與特色，如何以「陶」作為社區推廣的項目？但進入社區教學後發現，社區推廣學習的陪伴重點不只是發揚在地的文化與優勢，更重要的是透過參與來凝聚共識，進而點燃學員的熱情，達成社區共榮的目標。據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潘添盛觀察，學員雖然來自各年齡層與職業別，但在多位陶藝家的引領下，都能循序漸進掌握初階陶藝技巧，專業知識更成熟後，不僅能夠協助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更能實際將陶藝落實在社區特色文化上。例如，過往三界埔的藥草茶可以透過自主的陶藝設計和製作來包裝，突顯其特色。社區裡的老舊菸樓、廟宇、古蹟和自然環境，可融入陶藝設計的主題中，未來更可以以陶來製作公共藝術或設施，營造更完美的契合機會。

學藝之外的延伸受益

李俊蘭在三界埔社區指導陶藝課程已邁入第三個年頭，對於規劃教學的步驟與方向經驗豐富，自身的工作室擁有電窯、瓦斯窯、柴窯、鹽窯、甚至是烤披薩的窯。學生除了在課程期間向他諮詢外，課後也會繼續求教並取得專業設備和不同實作的體驗。潘添盛曾戲稱，與其說李俊蘭是一個陶藝家，還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個在陶藝中修行的人。因為他的耐心陪伴帶給學員們安定的力量外，更能激發出學員的創意發想。學員們不只是學習一門工藝技術，有時候更是一種藉由工藝來延伸思考、改變習慣與激發合作機會的管道。

透過工藝喚起地方文化記憶

有別於將新的工藝觀念引入社區的作法，目前落腳花蓮的工藝家黃芳琪則是透過月桃編織，幫助社區與部落居民喚起屬於自己的地方文化記憶。月桃是臺灣山野間隨處可見的原生種植物。過往原住民普遍將之運用於各種生活所需。魯凱族以月桃製作傳統石板屋中必要的鋪蓆，月桃也象徵婦女的品格與才德；花蓮的原住民則是運用月桃編製便當盒。時至今日，取代月桃的材料既多元且便利，月桃編織隨之沒落。黃芳琪選擇在花蓮成立「月桃戲」工作室，除材料取得相對容易，也因花蓮月桃編織工藝的沒落，而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黃芳琪與月桃結緣始於就讀社區總體營造與南島文化研究所時，走訪許多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研究過程中發現月桃編織不只是一門傳統手工藝

技術，更涵容諸多原民文化的精神意涵與傳承脈絡。例如，編織過程中，除了技術外，態度和舉止更是關注重點，編織姿勢表徵了女性的德行。因此黃芳琪從月桃工藝的學習過程，追溯原住民的各種文化象徵與背後意義。

關鍵不只是技術，更是習慣與態度

正因為在黃芳琪的經驗中，月桃編織的教學與傳承不只是形式上的技藝，更有許多態度、姿勢和觀念上的綜合意涵。因此，黃芳琪在陪伴學員的過程中，會先帶學員從戶外採集與原料製作開始，第二階段慢慢從編織實作過程中，加入文化脈絡與象徵意涵的引導。月桃在現代科技發達的社會環境中，或許並非最佳或最便利的編織素材，月桃編織最困難與最重要的也非技術問題，而是如何把月桃編



黃芳琪（左三）培訓在地工藝人才，將月桃手工藝發展為在地特色產業，朝向地方創生永續經營。（圖／黃芳琪）



織和傳統文化的象徵意涵連結起來，否則月桃就只是一種編織素材，透過當前文創賦予各種形式上的變化與可能。因此，黃芳琪走訪不同的部落時，往往會因應不同區域的月桃文化脈絡與習慣，調整教學重點。在高雄屏東教月桃蓆、宜蘭教月桃繩織、花蓮教便當盒的製作；學會月桃編織的技巧，再靈活運用並非難事，但唯有喚起當地的文化記憶，月桃編織的教學才有永續傳承的價值與可能。

不只是技藝的傳承者，更是文化的追溯與轉譯者

豐富的部落走訪和國外交流經驗，黃芳琪與其他月桃編織教學者的不同在於，同樣一種月桃編織的形式，她會好幾種編法，除了介紹各種方法技巧上的不同外，還能一一解析不同編織方法的使用族群、習慣和原因。她不只是技藝傳承者，更是月桃編織文化的追溯與轉譯者。透過她的努力，傳統月桃編織技術有了多方融合與比較，過去口耳相傳的觀念和習慣也找到了原因和理由。不過這些從大學時代便開始蒐集的田野調查資料，雖有詳細的收集與分析，但仍待更深入的系統性整理與發表。現階段推廣月桃編織，最大的困難在於主辦單位往往只把月桃編織當作一種DIY的微型體驗課程，教學時間不足，無法深入連結對材質的認識與文化的了解，讓她在課程結束後往往感到遺憾。

1 | 2

- 1 黃芳琪培訓在地工藝人才月桃手工藝，以發展在地特色產業，朝向地方創生永續經營。（圖／黃芳琪）
- 2 黃芳琪將學員的手搓月桃繩集合起來，綜合分析其纖維撚向、撚度和質感。（圖／黃芳琪）



帶入生活方式的文化脈絡體驗

有鑑於工藝家常常在短暫的課程指導中，難以深入引導與解說技術和觀念上的問題。另一位落腳花蓮新社的工藝家陳淑燕則是選擇直接在部落深耕。由陳淑燕與和噶瑪蘭族的工藝家杜瓦克·都耀所成立的「光織屋」，是一個期待展現創作者和自然環境共生的交流基地。陳淑燕因對原住民文化的濃烈興趣，自大學到研究所時期就累積豐富的部落田野調查經驗，落腳新社前，對於傳統的編織和織染工藝已有深入的著墨與研究。由於早年四處教學的經驗，陳淑燕希望不只是教學與技術傳承，更期待帶入生活方式的文化脈絡與體驗。光織屋為基地，以數天的工作坊課程，讓來自各地的學員，除了學習各種編染技巧外，也透過部落接待家庭的安排、部落環境景觀的巡禮、森林步道的植物辨識與原料採集，以及作品融入餐食或裝飾，更深入去認識所學的工藝脈絡連結及其文化意涵。陳淑燕也試著邀請部落耆老們當第一線示範教學的老師、在地的介紹解說員，而她居中為溝通梳理的轉譯者，適當的引導、解釋每個步驟與原料的延伸意義、創作的可能。



1

1 陳淑燕招募有興趣的幫手，和部落耆老一起製作〈巴特虹岸—在這安居的地方〉塗牛糞牆。(圖/陳淑燕)

2

2 陳淑燕招募有興趣的幫手，和部落耆老一起製作〈巴特虹岸—在這安居的地方〉砌石步道。(圖/陳淑燕)



陳淑燕指導新社國小的公共藝術〈活性編織藝術迴廊〉（圖／陳淑燕）

創新傳統技藝，凝聚世代共識

尤其在創作上，陳淑燕特別強調保留在地材料的處理與技術傳承，以具有原質精神的Sanku（竹藤編魚笪）、樹皮布、草木染、手造紙等古老手藝，用創新的方式轉化為當代藝術創作、生活燈藝或空間環境裝置。為了讓這些創作不至於和傳統脫軌，持續串起不同世代間的文化連結，她積極夥同具手藝的長輩們，進入新社國小的校園公共藝術創作，讓孩子們親見長輩製作工藝的過程與精神，想方設法凝聚世代間對這些傳統工藝的共識與興趣。近年她的公共藝術創作〈巴特虹岸—在這安居的地方〉，不僅再現新社部落噶瑪蘭族傳統家屋的材質工法，更呼應許多人的農村生活記憶。她邀請部落耆老一起製作，同時廣招志同道合的小幫手，分享自然建材的部落生活經驗，一起撿拾海邊的鵝卵石、一起做竹編、挖黏土、

取牛糞、割茅草……共同協力完成。

「光織屋」希望這些傳統工藝能回到地方和生活接軌，陪伴部落找回文化的脈絡，讓年輕人找到回來的動力，帶起整個新社成為一個共同生命體的「染織村」，不僅讓在地人有自信地以自己的工藝和文化來安身立命，也讓外來遊客來一趟深度體驗的旅遊。

工藝不單是技巧，更是生活的體現；美也不在遙遠的地方，而是自己的眼光。上述案例中，工藝家的協力陪伴，不管是新觀念技術的引進、不同文化記憶的追溯與學習，或是在地深耕的生活體驗與世代凝聚，帶來技術上的學習，更多的是自我的認同與文化脈絡的追溯。他們指引人們用工藝喚回記憶，更引導人們從技藝找回自己。最終證明了，工藝是由內在對文化內涵的理解，然後向外實踐於生活的力量。🌱